

焦
氏
澹
園
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三

行狀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天臺耿先生行狀

先生姓耿氏諱定向字在倫楚黃州麻城縣人先
世於春秋爲國姓至漢大顯封侯將相者不下數
十輩後子孫散處江汝間元季兵亂有均用公者
負奇氣率里中豪據險自保尋受朝命爲鎮撫鎮
撫公生國寶高皇帝起淮甸國寶公携次子必

所
卷三十一
安杖劍從之必安公以功授濟陽衛千戶而長子
必順奉母周自光山遷麻城之太平里家焉傳五
世爲鳴甫公大振生靜庵公金娶於秦而舉先生
及仲子定理叔子今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定
力季定裕鳴甫公禋身教家內行甚備而靜庵公
棲跡衡門舉一切浮豔之好無以入其襟際裏誠
秉醇意泊如也靜庵公以先生滿御史考封如其
官母秦爲孺人後與鳴甫公皆贈通議大夫刑部
左侍郎而王母李暨母秦皆淑人先生生有至性

甫二歲卽依依鳴甫公側蚤夜不離鳴甫公性方
嚴遇諸子姓不少假獨鐘愛先生先生一日繞膝
下以官級問遞至公卿矣曰更有上者否鳴甫公
曰獨有聖人耳先生應聲曰兒異日當爲聖人鳴
甫公奇其志已心儀其爲大人器矣七歲靜庵公
手書大學授之爲命今名李淑人卽世哭之甚哀
旣葬時時率昆從辦香展拜其墓十二通書大義
間有述造爲一時名流所賞異靜庵公喜遣訪彭
公甫台遂定交十四負笈從師去家七十餘里冬

聞鳴甫公計奔歸沿途哭聲不絕行路哀之癸卯
補縣諸生誦讀出入率與公甫俱金令勿者甫下
車有材名風裁赫然而機官或未協先生因試策
具言利害幾五千言令大驚寘諸首每督學使至
輒居高等時公甫讀程朱語有契先生亦奮自樹
始相與講古聖賢學公甫賓賓規行矩步意以主
敬爲鵠先生曰道在明倫盡倫所以學聖也惡用
此拘拘檢柳爲著五倫圖說公甫不能易而先生
亦不覺入公甫彙括中矣巳酉落第睹諸從苦過

夏筭賦不能庇始發憤下帷手一編至寒膚曠腹
不知也壬子舉於鄉同儕擬製綺若蓋先生竟以
布袍宴歸是歲春公甫疾革訣曰以若之才雲蒸
龍變會當有時第恐我死無與成若志耳先生攬
泣誓畢此生母相負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
司行人逾年三殿災奉命宣詔於楚便還里中仲
子覃思大道有所悟入先生未知也有闕者曰子
學從何入仲子曰吾從無極太極入不落陰陽五
行先生異其言因與討論不輟間舉羅文恭語似

仲子曰學須靜中得一番光景白沙所謂養出端倪是也仲子厲聲曰有何光景先生且爽然自失壹意於存虛矣戊午春報命偕仲子入都與豫章羅維德胡正甫兩先生遊先生存虛之功實勤顧於應感自覺支離一日與仲子飯忽契文成長良知說仲子私諸同志曰吾兄近能反約以約失之者鮮矣冬復奉命使衛維德先生曰子歸矣仲子殆天授非吾儕比幸與細商之至衛竣事歸習靜五雲山偶舉筵有省語仲子曰嘻一身皆知體也奈

何耿耿於膺耶頗自鬯仲子曰通天徹地皆知體也乃益大鬯已未入都值詔選給事中御史蘄陽馮公爲少宰使人諷先生一見先生謝不往秋授雲南道御史時分宜柄國家宰吳鵬爲之爪翼賄賂公行濁亂銓政舉朝陰拱而觀無敢發先生列鵬六事及諸以賄進者語侵分宜甚疏具 肅皇帝實錄中 上震怒因斥鵬而分宜亦稍稍動搖矣遣人偵先生甚急姜公廷善胡公正甫咸坐此補外知交經先生邸巷丞策馬過之先生不爲動

其年巡東城嚴良賤與服之等謹闕里董蒙之教
省訟便民平反重辟若干條辛酉奉命按甘肅過
里門以近學諭仲子仲子曰然孔氏之無聲無臭
亦自有形有象孔氏之有形有象原自無聲無臭
先生首肯之自是於有無內外精粗顯微無二見
矣秋仲以仲子行遊太和山至均州而別先生旣
履邊著巡夏約法三章至蘭州渡河以西沔寒折
膠故事直指使至中丞具貂裘毳帳以迎晉庵戴
公曰余視耿公蓋古道人也而以俗禮事之不可

於是諸將迎餽贈止毋辦一見以實告先生感其
知已相得益驩亡何改督南畿學政在事七閱月
所舉如太宰王公本固宗伯孫公應鰲中丞孟公
養性方伯趙公希夔皆藩臬中聞人而獨司馬王
公崇古人諄知之者先生特迂爲之解使脫穎於
時而後已後王公卒豎績邊陲倚爲長城焉往直
指使出都門分宜必加幣燕之至所部括贖金稱
謝甚者以千計先生第爲奏記述古義諷之而以
絲帕枸杞侑其言曰公荷國重恩當求士以報而

因薦二人其一卽江陵曰此異日可以托國者其一卽維德先生曰此公鄉人中不食烟火者尋分宜敗諸蠅附者咸掉臂去獨維德先生時過存之分宜仰天嘆曰吾識公晚矣向耿公曾語我耿公其聖人乎先生旣去甘肅一敝篋自隨經關中直指以石經餽先生喜而受之已見役夫行溽暑中惻然曰節用愛人非經中語耶吾寶此厲民殆買積還珠類也因解留洛陽與多士共之有留經記冬抵任留都鉅公名儒往往稅駕其間英多特達

之士綴學者修者蓋不乏人顧渙焉而未有其統
先生至毅然以斯文爲任舉簡書所云崇正學迪
正道者稟爲功令直挈仁體以示人按吏則先風
化而抑培擊校士則獎名檢而黜浮華桑陰未移
而下自化自屬吏諸生日爲汲引隨機立教不強
所未至由其內者先生爲之推離還源相與踴躍
如寐得覺由其外者先生爲之易辟就衷相與浣
濯如疾獲差致尊中衢過者斟酌之多少不同而
各得其宜以故從遊之徒或彈冠登朝爲世羽儀

或重席談經爲士杓的繼屬蔓引於今不絕作人之盛近世未有也當海忠介公令淳安先生賞其風節爲著傳薦之徐文貞公得入爲戶部主事忠介抗疏忤旨繫獄先生復擬申救文貞愬益上怒止之時文貞與新鄭新有郤御史齊康探意震章詆文貞朝議闕然先生以謂此邪正消長之幾不可失上言趙璟構陸贄李沐排趙汝愚爲唐宋覆轍康之劾輔臣階也僉謂高拱嗾之夫病國莫大乎妨賢而凶德莫甚於圮族拱亦何利而爲此

自古亂人國者惟貪與戾而戾爲尤甚如拱者褊
心蠶氣無大臣度 陛下將焉用之書上 上爲
遠謫康慰留文貞而新鄭遂去國七月晉大理右
寺丞凡都御史御史在外舉刺類不相詭時撫臣
謝登之疏論維德先生及兵憲王道行先生特爲
白之且曰撫臣職在肅吏治時見吏治之弊故其
綜覈也嚴臣職在育人才每見人才之難故其保
惜也切跡若相反而實相成也已寓書文貞曰閣
下獨屬意張君深相獎挹誠爲天下得人者顧性

喜簡淡吐握之勤於閣下不付一人或以少之願
更與進焉書千言拳拳以推賢援能爲意蓋分宜
時先生曾薦此兩人分宜不能用至是江陵藉甚
公輔之望而維德先生亦安其官始故十一月晉
大理左寺丞先是建崇正書院成著會儀遴十四
郡髦士羣而鼓鑄之屬小子某領其事余時奉先
生之教與二三子傳習其中當是時文貞以理學
名卿首揆席設簾待賢下及管庫視先生不啻天
符人瑞而先生踞師儒之任六年於茲摩蕩鼓舞

陳言邪說披剝解散新意芽甲性靈挺出土蘇醒
起立歎未曾有皆轉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
者亦藉名耿氏海內士習幾爲之一變戊辰北上
次汝寧史公桂芳適爲守初先生在留都以泰淑
人誕日享有加邊史時爲比部見之拂衣起先生
固問之讐夷不言第嘆曰富貴移人先生喻其旨
再拜謝而已至是始語之故史公曰子時何默默
耶先生曰儻若所言必以余不喜聞過其誰復告
我因相與一噱是年得予告歸文貞旣老去位新

鄭起田間以台司兼握銓柄亟合黨與以行其職
耻歲庚午先生繇御史佐廷尉四年矣猶以舊官
謫判廣西之橫州頃之新鄭敗御史馬明謨等薦
先生起浙江衢州推官癸酉二月晉工部屯田主
事九月晉尚寶丞冬北上甲戌春奉命冊封魯府
八月晉尚寶少卿乙亥晉太僕少卿尋晉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五月聞秦淑人訃奔歸哀
毀骨立喪葬悉慕古法下爲世俗禮自今 上臨
御江陵勵精求治提衡宇內宴然如一後浸爲苛

急不類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誼又雅爲所推重屢
進苦言江陵卒瑱其規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
戊寅以靜庵公高年鰥居奉之龍灣莊躬稼圃以
養將終身焉甫服除以原職起撫福建先生邑邑
不自得亟勒疏乞休不報靜庵公趣之行先生含
涕就道旣入閩先撫臣劉公堯誨以閩濱海當備
不虞顧爲不虞備者兵易而餉難爲是權商稅覈
積逋清隱田拮据百方而餉始稍饒龐公尚鵬至
一切報罷民多戴之者先生乘其後從劉則民

從龐則餉誦乃在所周咨裒益審畫其間用是於
兵民胥不病已卯詔下方田闢少廣阡巨原於峻
嶺如梯於窳谷如孟於江陀海澳則如漚先生模
廣輿圖式地列區分揭之後屏山岨水涯之間咸
若目覩者手條八法布之不數月報完力省而功
倍已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取丁糧所輸銀
署片札下之窮鄉令猾胥不得高下其手修保甲
鄉約行之以其間輯小學新編閩訓禮纂以教民
先生持大體不嚶喋苛細而其所爲實曠來遠銷

慝同風者甚具時逆賊林道乾橫行海外島嶼星
列迄於日際往往爲其淵藪四出剽闖廣間勢張
甚先生爲設方略徧檄諸寨酋并力擒之初我兵
得銅銃一爲東埔鎮器相傳失之則災肯立至寨
酋皇皇無所據先生約獻賊腹心并我兵之陷沒
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歡語如沸旋
遣使齎金書牙蠟來謝誓與暹羅等國擒賊報效
且歲請貢以爲常先生旣雅有金粟馬羊之誓而
又以貢非國舊典卻之弗與通第上言東埔寨酋

稽顙效順爲諸酋倡我兵復歸如獲再世此皆
皇上之仁覆露使然卽今諭以擒賊之後格外懸
賞庶暹羅進有犄角之藉道乾退無主藏之藪不
煩尺箠而折衝有日自是鯨鯢遠跡海濱延袤數
千里緩帶含哺無驚波怒濤之警先生力也先生
坐籌帷幄不屑屑博稜名復恥以自張大而當事
者旣久枝柱於先生疏上 詔止賜金後先生竟
絕口不言庚辰四月聞靜庵公計將解職疏薦叅
議今奉常鄭公汝璧等劾某官某等若干人時論

快之癸未先生變除踰歲矣會叔子山守成都先生泣送之曰先人種德乃有今日顧以隱約終澤未及人也成都屬三十餘城若能爲千萬家寄命乎乃可以慰地下亡何詔沒江陵登用耆俊臺省中如周公邦傑蕭公彥鄒公元標王公亮涂公杰王公國郭公惟賢連章薦之甲申三月起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八月晉左副都御史陸莊簡公爲御史周之翰所誣鱣先生爲別白言之以爲光祖三朝耆舊辟之喬松古栢托根巖谷千百年長養之

萬夫力致之以一匠氏之誤斲而頓棄焉不已悲乎時新進者爭爲搏擊相煽成風不顧事實先生陰爲調劑之不得則訟言之又不得乃䟽聞於

上其保全善類而惟恐傷之皆此類也冬䟽請從祀文成公得 俞旨乙酉晉刑部左侍郎丁亥七月報滿恩贈二世如制十一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己丑再乞休俱奉 溫旨不允六月以御史陳言舛午引咎求退并申救撫臣陳公有年徐公元泰周公繼而部覆奏云定向道義裨身忠直

許國立朝大節歷歷可稱卽今總憲南臺真足表
儀士類所薦三臣實見其才器過人未可終棄誠
爲國惜才古大臣之用心也繼業奉 旨留有年
元泰宜及時起用仍諭其不必辭免奉 旨都御
史臺臣之長是非可否當言卽言何必自陳求退
着照舊供職時陸莊簡姜宮保旰食與先生過從
談名理學者見之繪爲三老圖先生年漸高又善
病無食頃不爲歸計獨念國本未定不難嘗媿陳
之曰臣歷觀前史凡宦官之姦者小之布交外庭

廣行賄賂大之潛援宮禁動搖國本賄賂行者亂
官常國本搖者危社稷張鯨前罪諸臣言之詳矣
而其後罪則諸臣之敢怒而不敢言者也臣久荷
國恩衰病浸淫報效日短若心知國家有隱憂而
不盡言悟 主冀銷禍萌一旦身填溝壑目不能
瞑未報而先生求去益力十月召爲戶部總督倉
場尚書至是凡九疏乞休十二月奉 旨卿耆德
碩望簡任司徒以疾固辭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
痊可之日撫臣等具奏起用先生歸糲糧扉屨丈

室蕭然而閉時憂道之懷倍逾往昔雖居萬山中
四方學士順風而請者如鳥投林如川赴海無不
人人爲扣兩端期於有寤間亦泚筆多所撰述其
言珠玉布粟藥石也要以沾丐小生鍼砭俗學不
爲泛常無益之語暇時率羣從入天臺山天臺崔
嵬鬱盤與雲散潤蓋光黃間一奧區也而先生杖
屨消搖其間學者因稱天臺先生叔子晉奉常子
告家居侍先生於斯先生嘆曰吾與此山別矣有
八表父強七表子五旬弟傍七旬兄之句蓋追思

靜庵公八十時曾遊此云及叔子再起奉常覩先生疾劇日晷湯藥不能去自後氣息奄奄猶整衣冠危坐中寢與門下士論學如平時頃之如假寐者而逝蓋丙申六月廿一日也距生嘉靖甲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國恩未報母身後陳乞以增踰溢之愧而臺使者計聞於朝 上震悼采禮官議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子少保謚恭簡嗚呼其於哀榮之典備矣先生生而岐嶷龐眉戟髯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孝友忠直

出自天性其好學不厭若火之必熱水之必寒有不能自己者主持正學先後凡累變大都以反身默識爲先以親師取友爲助以範圍曲成爲徵驗一言一動皆足爲學者法至於微言渺論第以開端啓途徐俟人之自得他如淫詖之詞詭異之教則排斥之不少假借蓋國朝理學開於白沙大明於文成文成之後一再傳而遂失之承學後進竊其管闚筐舉寄徑而穴焉以至發城抉樊受衍於荒淫之波而失其大宗先生重憂之爲坊基力海

內游道餐風之侶悉咨觀而求是正兄弟間自相
師友所爲鐫勉者尤篤仲子卒先生流涕長潛曰
昆弟手足耳若仲者予心耳目也天喪仲是剔予
目輝予耳與刳予心也何以生爲先生自謂於學
得仲而有覺其痛心入骨非直以友愛故而已後
進有片善必推挽之於內外族隨事拯濟俾其得
所鄉人有見枉者必言於當事伸理之惟卹苦念
舊是急不知其他少居麻城之西偏公甫語之曰
是鄉陋吾儕異日必擇里而居先生曰天生吾儕

以化民成俗夫何陋之有後力議建縣是爲黃安
頃芸夫牧豎亦知嚮學弦誦彬彬幾與鄒魯同風
矣歿之日四方同志咸爲位以哭鄉人追悼彌久
不忘尋請有司祀黌宮而留都旣列之名宦且有
專祠貌先生而尸祝者鳩工庀材不飭而具春秋
舉事奔走如林亦足以見激思之無窮而公論之
不可泯也嗚呼盛哉先生所著有論簡類編奏疏
牘草應迹碩輔寶鑑耿子庸言先進遺風教學商
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

事譯學彖黃安初乘耿氏家譜觀生紀詩文集總
若干奉配彭氏省祭公愈楨女贈淑人先十年卒
子一汝愚選貢嘉祿人出娶彭卽鄉進士公甫女
公甫死先生歲時經紀其家終身如一日嘗嘆曰
恨公甫不見吾學之就也後竟修濟揚之睦以此
女一側室胡氏出嫁戶侍周公思敬幼子之復孫
三應其官生應其應其孫女一適尚寶周公弘禴
子應崙鄉進士汝愚以歲丙午五月七日葬先生
袁英河之原而叔子方弭節留都時語余曰惟子

知先生者盍狀之以請銘余自結髮束修以至於
今其幸稍有聞秋毫皆先生賜也其何敢以不斐
辭嗟乎先生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爲
先生手劾者至造作謗書以恣其辱吻雖浮妄不
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夫吾孔子不免
羣小之口端木氏嗶嗶焉辯之不置必得江漢秋
陽之說而後定先生統承孔氏而某之智足以知
先生也後乎子貢曾子第據事直書其崖略如此
所恃大君子椽筆發明先生之道而定其功從祀

之舉必有嗣文成而興者余小子屏營以俟謹狀

陝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狀

嘉靖甲子比士 上用言官議兩畿分校選京秩
有學者充之於是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
尚書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與焉異日宣猶著
績爲時名流者項背相望人以是多先生之鑒獨
不佞脉脉靡所樹先生開發成就之始終備至蓋
二十有五年如一日也昨某濫竽一第先生色喜
貽書鐫勉卽某淺薄不能副期待之百一庶藉模

楷以自免於讐戾而先生逝矣嗚呼痛可言哉先生弟啓南將相兩孫塋先生嘉善思賢里祖塋之次以世系生卒行事屬小子布狀將圖所以紀諸幽者小子則曷敢辭先生諱啓原字道初別號電川一號存石其先汴人宋南渡遷會稽洪武中始祖庭芝自會稽徙松江遷善鄉宣德中以遷善鄉隸嘉善遂爲嘉興府嘉善縣人庭芝生瑾字子厚始贅居秀水之長溪子厚生璫璫生淵淵生度世以孝弟力田起家度生東園公復是爲先生大父

用子貴封徵事郎刑科給事中東園公生石雲公
謚卽先生考舉嘉靖己丑進士由行人授給事中
仕終湖廣叅議石雲公配盛氏贈孺人繼盛氏封
孺人是爲先生母後並以先生南曹郎考績石雲
公加贈朝議大夫繼配盛孺人亦晉封恭人初石
雲公數艱子久之始舉先生先生而奇偉當庚
寅年五歲會石雲公奉使代藩事竣還京留先生
侍東園公于家臥起唯諾有成人度東園公喜貽
書於子曰而卽勤勞王事有此兒爲朝夕懼吾忘

其老也無何先生疹發劇爲小兒醫者皆愕視先生猶然持一編朗誦衆甚奇之及石雲公轉山東僉憲歸則先生年十二學日就緒自是更延高等博士弟子教之如一山王公文湖盛公皆先後受業歲庚子督學蒙溪張公校士得先生大爲稱賞以儒士應試省闈歸而補邑諸生益折節好學復集郡中時髦爲會于水東別業及文湖書院乃丙午舉于鄉年財二十有一也丁未庚戌癸丑三下第歸五七年間佐石雲公治大母喪及公宦遊江

右所爲攝理家政井井矣暇日則經史諸家大肆
觀覽至于麟經則有集解馬班則有集覽卽堪輿
醫卜諸書靡不尋其宗趣父子家人自相師友所
考究必詳且至蓋先生性敏志篤功夫深密宜其
博而有要也癸丑石雲公自江右歸卒于家甲寅
東園公亦逝先生喪葬事事致於禮會倭亂暴起
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督撫公破禽徐海等于平
湖奏捷還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
餼廩行糧日費二百金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

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先生偶以他事謁令
與語令忽忽仰屋深念先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
曰非他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兵在念有能具五
日費則某之責可逭已先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
起拜先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昇之
聞者以爲難初徐海未禽連歲剽掠嘉湖蘇松間
先生情膂力販徒散以飛舸日圍聚長湖大溪中
躬指授進退之法重償其直而諸販徒亦自感奮
一日倭果操兩巨艦由平望入鄉而南近家不一

里遇飛舸從傍夾擊之因迤邐北避至晚先生大
犒之顧鄉之親友曰吾以此舟得免一鄉害較所
費孰多此舉也始以團聚而脫倭奴之禍又以脫
禍而收販徒之心知者自是服先生才可以大受
也已未成進士登丁公士美榜其廷對策文詞古
雅措法工緻咸謂上第不忝及發卷閣部大臣果
遣報一甲第三人矣會以他故移置二甲十七名
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北曹郎以前一人
欲爲選首過先生曰使若以序次必首選予得州

守矣幸若安之母難予先生曰選之先後例也予豈有所謁哉予固不敢以君之過而爭亦不敢以君之過而讓當聽其自至及期前一人果挾分宜執下銓部時冢宰遂駕言以親知故爲先生嫌而欲首前一人選司王力言于冢宰曰因親知而抑之不可因親知而抑之亦不可執不肯首前一人卒並授南曹而先生爲屯部郎得報先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庚申蒞任值分司儀真者爲臺中劾去大司空康公曰是役也

非屬屯部第極敝之後非沈郎不可于是直屬之
先生先生抵真州大反前政於閘時其啓閉於舟
䟽其徃來於樁輕其陪罰於商任其通販於賈免
其徵繇而浙直白船例不得由閘先生具呈大司
空弛其禁爪儀里老甲戶至肖形尸祝之蓋所攝
僅四旬耳會新任者代遂歸董蘆政蘆政差奉

旨有勅印其體觀臺中乃前是者自爲貶損故奉
行者後而豪民占洲場負稅課不可勝計金錢累
年萬積逋至三十年先生一拜命立詣所轄申明

職掌而又上請大司空曰奈何上下欺蔽第以國
家利爲奸豪橐資也宜具奏移文撫按嚴督各屬
于是人人知先生意旨遵守益謹追徵補解月不
下數千計前未有如先生之多而體貌亦未有如
先生之重者癸亥轉本司郎中尋著績得贈考妣
如制而其配錢亦封安人乙丑調南儀制司金陵
多佳山水碁置綺錯而禮曹又清暇先生率二三
同志于燕磯棲霞間携壺賦詩婆娑甚適人見以
爲悠然送日而先生之韻度遠矣丙寅冬遷四川

叅議明年丁卯奉盛恭人行抵蜀所轄爲川南道
時天全土官高定揚時譽相讐殺當事莫知爲計
先生至移檄諭之其中宣揚朝廷之威德追述先
代之功勞鼓舞世傳之忠順究竟起釁之緒端諄
諄數千言示以禍福利害令其改圖二家感悟謂
先生不卽奏勦而拳拳諭解使我輩如前搏噬能
免禽滅哉於是鈐束部夷解散黨與一聽先生約
束而邊民臥始帖席矣他如申鄉約嚴保甲慎巡
警禁私渡行之內地者人咸稱便而訟贖并續增

之課銀定番僧賞犒之限制尤爲無窮利云皆所
陳公寅所嚴公撫蜀兩列薦剡謂大用可指日矣
也歲已巳以盛恭人卒于雅州官舍扶柩歸某弔
之江滸先生涕泣交頤令余不忍舉首視以別癸
酉服闋適子邠領鄉薦北上先生偕之甲戌補山
東叅議其分道在濟南而省政之當議者有稅糧
牧馬二事先生甫至議稅糧徵解自有成規而郡
縣所行不一有照舊總收僉大戶分解者有分倉
徵收經收人領解者有各里自收令大戶類解者

有總立櫃頭各戶自投納者非畫一規擬總收之
銀差佐貳首領類解郡中卽以羨餘充道里費其
解銀大戶盡裁之止米麥仍僉大戶收解而催督
責之里排監收屬之大戶課櫃設之公堂種種悉
爲經登議上撫臺著爲令而吏書之弊竇塞小民
之陪累減一省皆受惠矣牧馬之役濟究東三府
獨當之而青登萊無與先生閱其不均酌令彼此
通融以疏民困義上馬院亦爲令丙子秋遷陝西
按察副使治關南關南當四通之達驛傳爲累錢

糧不支會撫臺董公下先生議先生歷考道路之衝僻供應之繁簡至馬驢夫役一一斟酌至今遵其例行之丁丑子邠成進士上又試進士之雋者令讀中秘書邠得首擢先生聞報嘆曰夫子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乃三世哉吾其歸矣適撫臺委勘城垣弗果行先生詣各州縣躬閱略陽鳳縣褒城因其地形量爲修築三城悉爲巖邑先生力也十月按院巡金州守道缺先生并署篆遂赴金州不五日撫臺亦於是時巡鳳縣金州去鳳縣

爲里二千而遙度不能兩詣乃以揭迎之撫臺謂
爲慢已因以他語中先生奏旣上先生翩然登舟
無幾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
勝輒低回留不能去曰吾少不能爲少文之遊幸
所歷多名山足償吾願歸而自號岷峨泰華主人
識西蜀東山陝右也比抵家奉 旨調用當事以
先生清望久著輒議補先生先生徐念曰夫人生
之樂在曠然全其天真吾自登第抑首者二十年
茲得寬假又何能以七尺軀僕僕爲人頰印耶且

機穽已蹈尚不覺悟將令溪上之鷗笑人也遂絕
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惟日相羊長溪之
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息計爲堂有與
閒存石爲閣有紫芝閭風爲齋有止觀徐子爲臺
有紫雲香雪爲亭有蒼玉點易栽花種竹野服葛
巾親朋來往如山人而已性澹朴無所芬華飲食
之奉雖精潔未嘗過豐見富室窮水陸之珍爲饌
者必曰古人飲不過五鼎陶然驩洽矣何乃暴殄
至此哉被服鮮整然非紉濯數四不更至于繕築

棟梁椽題至竹頭木屑經紀毛密芥斤無剩材布
筭無遺策卽匠石氏心計不如也或有以逐十一
之說進者則閉目搖手曰與其悖入而濫費孰若
節費而寡營辭受取予無大小壹稟于義有請托
輒遜謝之脫冤抑不自毅然爲之申理雖動遭物
議不惜也聞人善極力播揚不善必隱之有以實
叩者則曰經目之事猶有未真况捉影捕風者吾
敢信乎與人交無所不容始或以他事見欺旣而
敗露先生知之如弗聞也者弟啓南少而孤先生

愛之甚置臥內與同課誦至漏下三四鼓不勸族
多窘先是東園公置義田若干爲昏喪資先生復
以其餘歲莫人給之每歲租入率蠲十之二三貧
交踈昆弟人人得所欲以去故當被疾日無貴賤
大小爭趨祈禱願以身代所在祠廟肩摩踵接至
屬纊後弔者無不泣且悲焉平生珍玩貨珎聲色
狗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
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或少缺略借之儲書
家務繕寫完好乃已舊有書樓三楹爲石雲公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爲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
明窓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雖樂收藏不
拘拘宋元舊刻惟求紙版精明足供披覽人有惠
先生書者啟封忻然卽百朋不啻也平居不耐酬
應或談經史評法書而閤人持刺以進蓋未啓緘
眉爲之攢矣卽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先生絕跡
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爲重先
生視之泊如也所爲詩冲澹夷曠氣韻和平一字
不妥中夜推敲務求是當文則䟽鬯續密詞足發

意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庶幾近之所著
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先生爲人儉約自
飭而賑窮周乏雖多無所吝接人溫溫而義有不
當輒毅然不可回奪平居訥訥似不能言而上下
古今評騭經史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竭獨
其用未盡酬於世而其文章議論又未施於郊廟
朝廷第爲士民間里所歌誦其所歌誦者不過以
爲有惠政與篤行爲君子長者之遺風而已未能
信其可大用者爲何如也嗟乎使先生調官時廻

翔不去居家不堅臥不起必能致通顯有當世事
功然先生去之決不起之堅皆有深意其出處去
就靡不當於義而斷之以勇豈苟然哉凡材敏者
類能馳騁乎事功而非負學術者其出處去就未
必當於義先生得其難而易者可知已小子某於
諸門人荷知特深握手深語進以爲可教顧於先
生之歿未能奔哭以少效執紼之役惟是講聞事
行最深且久敢謀諸先生之弟掇拾大略次序如
右以自附於門人小子之誼俟銘先生之墓者擇

卒萬曆己亥九月一日年七十有九配虞氏安陸
守逋庵公夔女子四長啓疆以選貢爲涉縣令先
公卒娶按察使賀公邦泰女次肯堂翰林院檢討
余同籍進士娶都察院都事于公明照女次于城
娶尚寶卿靳公弘女次岳陞娶雲南守張公祥鳶
女皆邑諸生女一嫁馬震器早卒孫五長懋銳娶
司寇姜公寶孫女次懋鋹娶汝州同知蔡公近仁
女啟疆出次懋鑣娶處士虞公一鳳女次懋鏗娶
貢士孫公雲仍女于城出次鏡娶余女岳陞出皆

諸生孫女四壻爲荆本端孫胤蕃周繩祖虞大復
曾孫四彥瀆彥泓懋錕出彥漑彥泳懋鑽出彥瀆
郡諸生聘刑部郎中于公玉立女餘皆幼余少且
賤於公無能爲役第結髮讀公書知所嚮往頃從
婚媾後益習公庶幾稍窺其樊者輒取仲子堂所
纂事損益之爲狀以備采擇至發明盛美垂示來
世則有大君子之手筆在謹狀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四

詩

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

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左侍郎
汪公卒於新安之里第越二載嗣子無擇無競以
聞於朝 皇帝念公雋文烈武照古騰今覩名蹟
之如新惜勳猶之未竟知悼之痛同子卯之不樂
耆舊之思豈簪履之能及乃命司馬議功秩宗議
祀司空議塋哀榮之典大備邇遐之望斯慝余小

子典司史局敢有關文爰撰德於旂旒冀圖芳於
彛鼎其詞曰

高山巨澤龍蛇寔生維公矯矯系出魯城厥祖龍
驥江左蜚聲再卜松明世隱弗輝維公鵲起克構
堂基胸多彊記筆擅清機書淫傳癖鑽幽晰微富
兼流略巧埒工倕學優而仕乃從國政威鳳儀條
烏傷作令疑獄大明神君載詠郎潛二署民部兵
司推錢講武識洞才恢駒陰多隙典寄墳怡金甌
琳瑯大放厥詞襄陽奧區一麾出守檢柙貂璫鋤

平盜寇漢水安流姦人束手長溪乏使憲節以東
孰是文士而難詰戎以綜尺籍以獎武功橫嶼牛
田倭奴猖獗迨莆東南更壁魁桀公也殲之一月
三捷狂寇逐利如羶集蠅鴟張豕突旋撲旋興乃
屬大將戎車繼出雲旗絳天金戈鏡日莆田盪清
仙游淨謐城保繕完鯨鯢剪除碩哉膚功公讓不
居角巾饒中服返其初 穆皇在宥秩乃游升自
鄖及楚節秉中丞 天子曰嘉司馬可貳璽書煌
煌褒以名世龍章鳳詔白帶緋衣賞延三世恩傾

一時夷夏爲家匈奴入質 帝曰乘時武備宜飭
汝其行邊繡斧朱鞞薊門遼左有繁師徒公也遄
征霆駭風徂曰兵若餉心規手摹烽臺宵築戎堡
晨治宿垢叢姦累疏以釐封疆返轡尊鱸在思位
不盈德翁乃餘施嗚呼哀哉孝則因親友能愛弟
提之挈之靡朝夕離師友家庭探討道秩安則同
驩疾憂其廢人琴一慟公亦隨逝嗚呼哀哉北地
信陽文苑之匠杜律遷書家傳人尚公獨翩翩超
乘而上規隨左國馳驟漢魏咳有珠輝鬻嘗鼎味

文如藻振思若泉飛發言爲鵠落筆成規謂宜長
存開蒙愈疾頡頏名流規護後進在人亡書俛仰
何迅嗚呼哀哉道本同源門分派異公寔超然一
往深詣緇素同觀儒禪共諦晚乃達節奚俗奚真
慧能兼律果亦脩因徘徊勝侶游戲玄津逸翮高
翔孤風中絕門罕留賓人堪問疾視歿如歸臨凶
若吉感額靡顏卮言愈出扶景將殘濛陰遽戢嗚
呼哀哉性以梵脩行從儒飾武足戡夷文能華國
日短算長心遙路歇誰式里門往矣耆德誰嗣徽

音空存副墨家積梁塵庭留履跡嗚呼哀哉明明
天子推恩則隆寔以司空祀以秩宗考德定謚
俟論之同生榮歿哀疇與比蹤庶幾慰公其無怨
恫嗚呼哀哉

孫母王氏誄

維萬曆丙戌十月十日孫母王氏孺人卒越明年
丁亥八月十有八日將歸窆於休寧三教堂之山
塋禮也丹旒旣舒玄宮載啓俶魚軒而命駕就牛
眠以卜宅哀子鴻臚君承宣履舄空攀杯棬弗御

念蓼莪之罔極感芣苢而增痛爰屬友生累其芳
烈豈徒流音彤管永作範於雲仍抑亦播是清徽
用誓紆於荼毒其詞曰

兩儀剖質二曜分形坤承乾健陽倚陰靈嬪風似
婉婦道唯聽倚與令人古賢叶德夙閑陰教有光
內則紉組克脩蘋蘩是職髻年令譽燁乎有聞諸
父稱之曰桓少君檢身圖史緝志松筠繇王之孫
婚成指腹梁孟儷芳潘揚比睦睢鳩載飛鳴琴靜
拂相夫承考孝德攸徵寢門問膳雞鳴夙興壺異

日肅家道潛昇服媚蘭蓀祥開夢兆爲瓦爲璋後
先焜耀食之誨之示以不忮仲學勤只伯行彌敦
各稟柔訓常貽話言誦聲滿耳賢士在門聖善垂
芳式穀之似歸明事凶毀臺成沴圓暉俄蝕朝華
忽墜嗚呼哀哉孝篤自天慈成以性追遠奉親必
豐必敬推恩於母黨之寡女加意於先世之遺媵
粵古仁聖煢獨興哀豈伊母氏鞠是凶災無小無
大豈弟懷來仁可名壽惠能迪吉中壽方躋彌留
永畢思勿藥之有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伯

氏鴻臚梯接者再斂是一心精持八戒行必正以
自盟書非善而莫載世風靡靡樂騁支詞詹詹充
棟奚拯奚禔疇能力返邁是等夷不知其母當眡
厥子德豈無根慈誨之以五福方臻百齡未已神
人倏變容服頓更改珮環以哀挽易彩衣而素旌
嗟鏡奩之掩色痛珠匣以沈精嗚呼哀哉氣變灰
飛暑退寒襲烟觸樹而成慘露分枝而泣泣聞哀
鴈之夕鳴聽悲風之秋急嗚呼哀哉香騰永闕屢
跡靡尋瞻帷帟之杳靄悵松栢以長吟流國風而

不竭賴女史之徽音嗚呼哀哉

御史大夫李敏肅公誄

公李姓諱世達字子成學者稱漸庵先生陝西涇陽人也王父柰父廷相皆以公貴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公嘉靖丙辰進士除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歷考功文選郎以家難還服闋超補謄黃通政南太僕卿 今上改元晉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晉河道副都御史戊寅巡撫浙江尋改摠漕巡撫鳳陽甲申晉南兵部侍郎改戶部吏部己晉南吏部

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入爲刑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滿考加太子少保久之以疾告 上重
遠其志敕乘傳歸萬曆己亥閏四月十七日薨於
里第春秋六十有七計聞 上震悼罷朝予祭若
謚贈太子太保黃膺題奏象廬之墓自尚方給造
禮也嗚呼公功在社稷聲流寰宇敏好德之五福
蕪不朽之三事生歿哀榮可謂備矣顧覬澤徧四
海而台垣中坻延世垂千禩而天道寡知弢威明
於長夜抱鄧攸之沈痛豈止鯁齒泣於峴首羊曇

慟於西州而已哉嗚呼子皮逝而僑善奚爲鍾期
殞而牙弦絕賞百身未贖一往奚之爰以蕪言累
其芳烈宿艸淒煙誰識滕公之壠寒烏斷鴈如荅
任城之詠詞曰

世毓明德天資上才默識中照襟靈洞開百代遐
驚九流悉該弱冠之年釋褐民部商通惠流京輦
馳譽國器咸推銓路始步詭情異度泝厯匡分公
之朗鑒軼世超倫清通簡要千載同芬乃晉納言
乃遷回正讒說靡驚塞淵流詠三方建節望實彌

峻官方震肅人瘼拊循管庫隨錄寇盜秦奔泱泱
皇澤播於無垠自北而南邦治載掌旌別明幽
咨詢無爽屏斥姦貪壬夫絕響鎮鑰暫寄鋒車趣
臨迭操二柄匪兵則刑周留宛洛臯贊虞廷 帝
曰臺綱賴汝表率金條玉科上下有秩甄拔寒素
振興滯屈直指四出攬轡生風舉案或鑿擊斷靡
中公曰弗覈曷拯民窮按厥垢瑕去其泰甚簡絀
具嚴紀綱以振吏畏民懷人心大定功成身退歸
志莫裁賜金予傳期公載來中山白水于焉徘徊

畢公在外乃心王室房喬未老征遼是卹鴻達未
逢鵬運已息嗚呼哀哉風驚夜燭露盡朝陽白駒
何促黃鵠空翔功銘魏闕魂遊道鄉嗚呼哀哉維
公德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摠其大歸
得人而已袖餘夾袋館啓翹才菅蒯不棄薪樵畢
來譬若大匠宰無留材問胡能然厥有與學冥契
根源滌除躋駁洞達魁梧儒之先覺離事語道學
乃日芬維公醇全博大齋淪休休斷斷古之大臣
隆棟甫施梁木斯折矧乃後昆寥寥中絕玉碎清

瑩芝焚酷烈嗚呼哀哉老駉言壽然而不亡子孫
委蛻曷論短長公之不朽星日同光公初遣余輒
以疑質余言斷梗公眦拱壁一日之知義貫金石
迨余升朝鑄誨逾勤儒玄游詠典章討論載挹載
味日遠彌親尋公西歸余亦南驚大道相期川塗
奚阻詎悟一別倏異今古俛仰疇昔載德難酬陳
墓累行聊暴前修搖筆摛詞與涕俱流嗚呼哀哉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焦氏澹園集卷之三十五

祭文

祭盛仲交

嗟乎自易以風水語文而文之變盡矣方其微風
颺波霏霏脉脉耳已而噫氣噴薄礮雷震霆萬馬
齊發而三軍並作令人震掉不敢迫視已而恬如
寂如放乎無有益不出畧刻而其變不可窮詰非
獨水與風不能知造物者亦莫自知也噫其斯以
爲文而已矣乃若三峽龍門其奇不在風而在石

彼其巖嶮崩崩與波撞春文之險絕間一似之然而不常有也何者使水而皆三峽龍門則利涉者病矣故三峽龍門謂爲間出之奇則可而非所以語水之大凡也弘正間學士詞人競追古作往往詞意齟齬不相隨屬大都貌如魯衛而意相燕越甚者取古人勝語而離合之以相矜嚴大弓寶玉攘竊公行優孟叔敖神情迴絕蓋至今日而文之敝極矣此繇夫獨誇三峽龍門而不知風水自然之變也先生以振古之才博覽之學貫穿馳騁不

名一家方其伸紙行墨衆方劫劫先生如百川灌
河秋水時至手不停揮目不輟瞬而長篇短章咄
嗟已辦韓子不云乎唯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此所謂自己出者非邪余以是知先生之
奇得之自然彼無其才而強作者爲可羞也世方
馳驚於斯不自知耻得先生在高位當有以振之
而一命未沾溘然不起亦足悲矣某髫年奉教先
生而重以令子爲綰帶之交情好彌篤計音忽聞
不任驚悼念先生懷異才不試之悲令子抱終天

永慕之痛死而有知應不瞑目顧先生之文金薤
琳琅垂世不泯其所取已多而令子力學好修發
聞於時以繼先生之志而洩其未盡之用蓋必有
日先生亦可以瞑矣陳穀載酒而侑之以此文先
生其尚能聽之否邪

祭潘朝言

嗚呼痛哉兄其遽止此也夫方歲丙寅鑛賊起新
安勢張甚部使者強起兄兄以一矢卻數千百人
可不謂奇男子哉予少喜陰求天下奇士然慷慨

感厲之人率不閑理義蓋旣取其奇氣而復望以苛禮宜其不能及退攷兄之大方其不合者鮮矣初兄與予遇年已及強猶不能覩去其母語及亡弟淚淫淫不止知其於孝友最隆也嘗從友人楊道南之京務以身下之日伺其顏色唯謹一日訪予秣陵濱行曰非久別也明年秋爲兒畢婚廣陵過此當以九日子謂千里之外經年之別胡能自必如此久之兄如期至矣予驚喜出自望外嘗意古范張事爲史傳虛談不謂於今實有之蓋兄勇

於氣而小於心豪於才而謹於行克其膽智無不
可爲而卒不能一踰閭闔之外嘻可怪也曩與予
篝燈深語酒酣氣振揮刀出庭下奮臂一呼屋瓦
爲落何其雄哉以彼其材而令齋志以歿徒使越
甲鳴君而胡馬飲河此可爲爲國掄材者惜也予
少已知學而終靡成立求之節俠爲懦夫律以文
儒爲放人宜無當於兄兄顧引以爲賢於已也兄
始未識予聞毀言疑之尋覈其妄也乃定交其不
盡苟合如此墳予舌雖在而落落不逢知厚者半

掉臂去兄終杖拭而紀綱之如恐不及獨予無所
效尺寸於兄者意有待也嗚呼孰謂兄遽棄予而
歿乎兄位不滿其才爲不當死有老母爲不可死
而乃竟以死也嗚呼痛哉兄其奮爲風霆誅鋤姦
欺以畢其志邪抑依依於親之庭而呵禁其不祥
邪嗚呼痛哉兄才雖未展而已小試於郡邑母雖
老而有子多賢能代兄以養兄其或可無憾也兄
常以不聞予問爲恨今年里人游太學甚喜書郵
有託矣孰知一再行而兄以計來我以奠往也嗚

呼此言悲矣兄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

祭耿封翁

人之高門結駟者疇不挾所有以自豐而翁都中丞之顯號享天子之崇封被服起居卒無改乎布褐之衣環堵之宮人或不堪洩洩融融人之巖居川觀者疇不遺斯世以自得而翁身隱於家心存於國貽厥子以桑弧曾寧居而弗克宦蹟焜煌自南自北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以爲心豈徒爲隱淪之高蹈亦幾乎儒術之中行

問何修而能然蓋問學之醇深宜其鍾此粹靈生
我夫子鼓鑄唐虞之模旗奉孔孟之壘還人心於
長夜作周行之遐軌凡頌德而知歸詎敢忘其自
始胡壑舟之不留乃一疾而遽已嗟丰采之難卽
半海內以盡傷況二三之渺末同繫籍於門墻驚
歲月之倏遷憑長風而薦芳豈予情之敢後恨川
塗之淼茫神昭回其如在倘鑒格於洋洋

祭許石城太常

粵伏龍之隩區寔文獻之淵藪其風流詞藻湛浸

醲郁者自六代以來已歷乎百有餘世之久試觀古今賢豪蜚聲秬苑者孰不惟其後塵之趨而餘芳之漱第倡明陶冶之微其人也則文學之菁華亦有興而有什憶弘正之昌辰而英賢之迭起也乃能披華啓秀追疇曩而與之爲耦時顧公司寇旣領袖于簪紳而石亭太史攝泉隱君南原太僕又相與羽翼而先後公也師司寇而父隱君其得之指授者已超然其獨異而才力之雄長又能學殫乎宛委而功踵於宵晝以故出其土苴猶足以

大魁寰海而春容寂寥大篇短章咸可以開蒙而愈疾其宦轍之所歷銓曹奉常符卿學使雖世之所謂清華之選也而公之高於人者則不以此而在乎飾吏以儒好學能守故其飄然去國無幾微見于言而而心之泰然若進不知身世之遭而退不知時命之謬雖其斧藻大業者不盡著于巖廊矣而弢其餘潤猶足以跌宕於山之幽而林之茂嗚呼踰八望九不爲不壽終身無疾以福則厚子姓斑白色養左右孫曾滿前一經能授公時一笑

淋漓卮酒優游卅年何樂不有然則公益多取於造物而又奚憾於讒構某等愧鄉閭之後選邇光輝於旣覲其文章字畫旣以振其新知而高情真致又嘗脫其往陋采蘩以薦詞爲之侑益匪但累世之游從而以其爲一鄉之耆舊尚享

祭吳伯恒

始我少年與君往還於時嘉靖寅卯之闕治城長干青燈夜闌課書彈秬無隱弗殫鄉書並登殖學彌力共被同行旁觀嘖嘖李杜齊聲余懷忝竊自

君騰踏不顧蟾蜍晤言終鮮音塵以疏勢則使然
匪君我遺昨余使歸適君南轉相見悲驩契濶稍
展握手川原笑言繾綣燕磯東山道之云遙攜朋
賦詩雨晝風宵無已太康歡自垂髫未幾睽違君
留我北方期同朝更相杖拭有計自東驚怛靡測
君位雖高用未究宣取精也多不足者年人其如
何有命自天我縻於斯撫棺未得攄情以詞情不
可極逢陳薄奠惟以告惻尚享

祭徐存齋少傅

代耿師作

古今理學極於明興皎然中天如日之升賢豪代
作道岸同登曾幾何人躋於臚仕矧茲股肱掌帝
之紀河津及公兩人而已如公之遇乃展厥施矢
謨造膝帝心以怡手提國柄付公而治帝曰女賢
公益自奮恢振前摹前除敝政大法小廉不詔而
聽政本還朝事還部堂亦有公論曰還四方獨咨
人才爲國之光逮今海內琳琅琬琰匪自爲材由
公括檢公用則行公退斯斂晚建國本情苦力窮
輪臺一詔惻怛春容袞衣東歸善始善終豈無豪

英取適厥意一念中非姦邪附麗民乃以殘國受
其敝固知公功先後寡倫道豈在多曰惟用人休
休斷斷古之大臣曩余祈公補外自效公勗以書
政不踰教賢者賢乎成賢者較余言則鄙公何大
焉憶昨相鑑亦進此言往復鐫勉惟道是敦客冬
遣弟拜公於室公曰我老相見無日惟學兢兢生
死如一言猶在耳公也何之士乏型范國亡蒼龜
皇心震悼朝野涕洟惟孔若孟救世之志閱二千
祀鬱焉未遂公乃大行亦復奚愧余淺薄謬辱

公知含哀布詞聊哭我私攷謚錫典則國之宜

祭顧宮贊

憶昨與君禁近周旋抽書俶直居諸幾遷豈無觀
摩亦有笑言時觀朋儕君顧盛年頃以微疴請急
東還衆共愕眙君胡遽焉君曰已疾貴於未然償
沐幾何閔凶以傳翰飛未盡館宇長捐緬惟高門
金鉉三世君也彌才動必有裕奮步天衢潤色帝
制蔚有嘉言毀瑕舉異彤帟勸講青宮贊書瓊條
羽插芝苑芬敷選重前代非賢弗居英英若君望

與實俱豁喻披雲醇同飲醴跌宕書林泐洄秬水
藩身以詛先幾則止決自張機如彼激矢繳繳虛
中不棲塵滓云胡溘焉雲流星地人生若夢誰測
存亡方詫同時隕葛與楊君計踵至祗益悲傷豈
其冥冥厥有成數乃如之人洵美無度疇昔謂何
玉堂連步今也胡爲驟隔泉路疊疊丰神依依情
愔幽夜玄扉一別終古何以告哀瘠牲清醑君其
聽之杳杳何所

祭程司徒

代許師作

嗚呼維予與公寔同里開衿佩爲羣誦弦相望詎
意簪紳繼公有爛我縻於朝公賦歸歎謂宜白首
揮金共娛投間幾何一疾以殂公蒞武康實始就
列衆易英年公若素閱矧其政成三巴兩粵晚居
京兆踔躑煨煨春仁比盎海度流芳廿年遺愛猶
存甘棠 帝晉司徒實典國計柄用方殷褰裳以
逝殆辱莫干明哲自衛云胡傾隕曾弗憖遺蕙帷
掩色梓里留暉親知傷悼朝野涕洟幸公令子能
隆公後三鳳朋飛一經能受委蛻自甘藏舟奚咎

隗予匏繫執紼莫繇攜詞布奠心往形留公靈不
昧鑒格在幽

祭查毅齋

代許師作

嗚呼毅齋其至斯耶雲霞罷曜瑚璉弢華鄉邦之
戚朝野之嗟憶昨從公期同皓首隱顯中睽於我
心疚矧茲一朝我存公什公行具飭細大不愆公
學何游聲臭之先能嬰兒乎其天乃全一登諫垣
名成身立洪洪其聲碩碩其實引古匡今袞職是
力霜落之林隼擊鷹高摩空戛雲羣鳥遁逃公獨

扶善不樂傾搖中參臬藩馳驅晉粵疲瘵回春姦
萌逆折百城晏眠吏士以悅厥用未究解紱懸車
朱丹者轂有儕勞如豈虞殆辱止足自居尚意公
良百齡天授胡然顛濟弗階上壽位不滿材年靡
德偶能知公者孰與予多處必並遊出則同科聞
計心惻雨淚滂沱惟古達人晝夜生死混合空虛
奚被奚此公道有聞予慟何鄙一官匏繫執紼未
由攝管摘詞以告九幽公其來歆不在醜羞

吳都閫

惟君其先黼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五兩之
綸千鍾之粟南北翻飛聲名炳蔚提兵入衛寔自
中都萬馬喧囂肅隊以趨握手薊門淋漓卮酒唆
唆有詞如不出口邊鄙時聳羽書憑陵余訊登壇
翳誰之能君曰虜驕難以兵碎惟古謀臣能破以
計君貌則斂名騰薦書期樹膚功爲光粉榆不見
幾日俛焉以逝藥石終垂飯舍誰視骨肉千里生
死一時計音飛示疇者無悲愛弟來迎櫬還無咎
丹旄翻反羽雲南首念君之舊誼切情傷臨歧一

慟滄落奠觴

祭汪座師禮書

嗚呼生必有死如晝斯夜又如春花開必有謝胡
爲師亡淚盈心訝維師經術奧雅精詳殿庭重席
英賢負牆三禮名家漢之高堂維師長厚溫其可
卽畛域莫闕喜怒無色汪汪雅度唐之師德維師
止足累疏辭榮典儀台斗視草承明急流中退宋
之澹成師澤何先損貨梓里遺書緩征感人心髓
峩峩鄧山師之畏壘師退何事青袍白紵詠觴多

暇杖屨時還疊疊結亭師之香山師家何樂森森
蘭玉學解爲裘文能中鵠奕奕衣冠師之常曲宜
其長世爲國范型乞言憲老返樸還醇身雖退歲
其用則存曷爲一疾溘焉以逝朝野興哀鄉邦隕
涕匪直也私喬木之繫憶師典試公選明登某之
弱冠忝廁躋升駑駘剪拂聲價爲增累鼓累北師
顏有感一第濫竽而師則沒聞計自東驚魂動骨
一官匏繫執紼未能布奠修辭寫此凌兢師其聽
之爲下雲乘

會英張春臺洗馬

維公其先新安名家種學績行大振厥華越歲辛未茂異升庸公于其時奮追羣龍匪駿其聲亦碩其實金馬銅龍紆佩以入林空霜落隼擊鷹豪羣鳥斂避直摩雲霄上京楚甸文場再典有美羣材悉歸掄選望實日著晉秩青宮龍樓邃密簪筆從容儲貳將升寔資羽翼方望來儀一疾以逝公性坦蕩杜門無爲常布過從卮酒淋漓豈其他人峻設城府衆望顛顛介福繁廡才諳燁燁一日

泯然百未一出况天其年母老孤遺行路閔惻矧
茲友察能不心折殘燈總帳密雪淒風握蘭猶馥
高齋已空惟古達人死生夜旦乘化而遊修短奚
憾無繇執紼南望茫茫敬陳薄奠聊寫哀傷

會奠陳碩人

粵子事親爰同氣類色養易承莫必者意相成寔
難隳之則易美哉碩人溫惠靜嘉相夫教子絀其
驕夸振振秀發詩蘄書芽仲上公車荏苒三歲廉
隅自坊凜若有制中懷怛焉旨甘弗繼碩人曰吁

子胡弗怡善養養志口體何卑孟機尹訓先後同
規仲也承之抗心希古剪髮成高允熊助苦行業
雲蒸聲華輟舉黽勉就試高選文場捷書飛示毋
疾在牀馳暉難駐令問空長今子思親擬疏求返
南望輿嗟詞哀色慘凶問俄承崩摧心膽養曾弗
逮名豈終毀鸞書翟服寵錫榮褒明恩如待英魂
可招某等誼切師資情兼友善清酤瘠牲摘詞布
奠差慰歿存匪足以薦

又

憶昨南宮羣英輻輳兄弟偕登世好初媁講聞母
儀心劬德茂愛以勞成義不利疚教子廿年經明
行就宜享遐齡觀子用究胡德之豐乃嗇其壽川
逝無還泉昏靡晝令子哀哀訣不面受承計崩摧
屢絕以什吾儕勉之生不可又不辱寔難滅性終
謬圖存爾生大事是懋績學康民彌厲其後貽親
令名暉燁宇宙大孝斯成奚取顛踣几筵遙遙酒
觴肉豆奚以抒哀詞爲奠侑

祭莊松屏隱君

嗚呼翁乎惟善是惇以直自遂鵲鴿在念而急難
必先乎友于果羸知方而愧忤不詒於胤嗣益人
之所難翁之所易博奕忘懷壺觴寄意劉興項感
而玩宇宙於一枰席地幕天而等秋毫於千駟蓋
人之所趨翁之所棄翁當長世以醒羣昏庶幾桃
薄日反眞淳胡爲仙遊杳不可親幸翁文孫英英
奧博天祿校書甘泉持橐恩綸有待慰翁冥漠某
等不佞通家是託聞計悼驚相視涕落何以抒哀
摛詞布酌翁來洋洋九原可作

祭耿天臺尊師

惟師之生粹稟元精曠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
朝翼登太平道行志得名遂功成抗章得謝江漢
來寧神之聽之宜錫永齡胡不憇遺一疾以傾鳴
呼哀哉聖遠學廢障蔽支離爰及姚江乃剖其籬
我師崛起闡發靡遺仁風義雨霑灑一時翳我留
都首被其教如什而興在寐斯覺求仁得仁轉相
告詔霧盡天開雲披日耀泰山其頽誰仰誰效鳴
呼哀哉匪躬莫履匪言莫見維風有編先賢有傳

放淫距詖厥有學彖大言小言更僕難量抽深抉
密細大莫藏師誠何心其慮者長嗚呼哀哉古如
彝鼎重埒璠璣吳妖晉豔一力以祛豈無文章爲
世楷模如食太牢斯其棄餘頗有時犯闕靡不縫
正路斯闢姦萌輒攻豈無諫諍沃帝之聰如扣洪
鐘乃其從容長樂持麾中臺秉臬海晏人安風清
敝絕豈無事功爲世誦說如飲醇醪此其糟魄合
旣不苟高惟戒顛三居廊廟七乃林泉其年未至
其車蚤懸疇能始終如師克全嗚呼哀哉某也何

知師顧不鄙匪手攜之言提其耳誨我則師視寔
猶子負笈從游三及師里戊子一別匏繫靡超豈
其亡何以疾告余銜憂遣子裹藥操書聞疾漸平
我懷稍紓荏苒六載心邇室迂忽承凶問且愕且
呼哀誠奚訴肝膽幾枯嗚呼哀哉爰從同心爲位
以哭一慟何從百身難贖惟相砥礪師志是續持
以報師庶幾無辱我愧古人生芻一束奠章寫心
涕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少司寇敬所王公

惟歲壬辰多辟來朝令子自閩千里連鑣稅駕未
幾居猶飄搖良朋甫萃凶問俄交吉凶疇測歌哭
同宵緬惟我公三朝舊臣學洞往古鑑炳人倫德
潤猶露機濟若神出鎮淮海南北要津二百年來
漕政已屯公起釐焉宿敞一新千艘萬舸輻輳上
京維茲水國災患頻仍民其昏墊魚鼈與鄰爰築
長堤易危以寧公餘奚爲盡謝將迎狎彼多士教
術是貞春風淮水弦歌有聲年方半百簪纓蚤解
佳麗赤城藍輿時邁訪藥尋經道榮賞會有嘉子

徹雕龍世貽三鳳連翩譽髦於時彌綸郡縣步武
工倕家聲蔚起公顏且怡邊疆多聳公有長才推
轂將及靖此氛埃君實欲柄夷酋恩來胡天不憖
老成其摧某等後先納交令子悼往慰存零滄瀾
瀾畫柳遙哀焚芝忍視菅蒯星奔旆旌何指白雲
英英營魄舍止顧茲北平室遠神通有酒載樽臭
如蘭芷酌以寫哀將告蒿里

館閣會奠王太夫人

人生爲女有不爲婦爲婦者衆或不爲母爲母已

難及於孫曾歷年也多用物何勝况覩令子歸榮
黃閣福壽滂洋古今稀濶祥不虛集有以致之惟
母令德全美具宜始公歸田板輿娛日孰不戀戀
謂可自適母曰咈哉力趣以出迨公定國功勒旂
常 主恩勤綬謂宜少康母曰歸歟門有蹄航出
處幾微家國輕重如觀火然厥識何洞宜生巨材
爲世梁棟 天語煌煌忠孝兩弘袞衣東歸善始
善終遺祉錫美焉攸有窮某等綸扉參侍詞館從
游存亡之間厥有綢繆封牲縮酒愧碩且柔寓哀

於詞以循薄羞

祭趙翁

嗚呼惟翁之於我蓋素昧夫平生自令子之啓予
聞懿行於家庭其行已也以直其待物也以誠其
出言也必信其臨財也必明約子弟於規矩和鄰
保如股肱嫺黨荷其賜卹稅術蒙其曲成善優游
而不放縱矜持而不爭其累仁而積德歷久遠以
不更故芝蘭之蔚起益大振乎家聲計雲霄之立
奮可接跡於公卿藹封章之踵至卽恒理而可馮

何溘然其長逝動哀慟乎輿情慨丰神兮未接嘆
瞻跂兮杳冥潔微牲兮致奠恨執紼兮未能

祭刑部郎中死公

大造生生陰隲者誰巨材小用疇顛倒之馮唐老
至子雲位卑從古則然於世奚悲唯公挺出粹靈
天資學能探賸行可作儀早暢厥詞扣玉鏗鉤文
場一戰陷陣摧鋒結綬中都部局生風入而會計
商通國豐遂遷刑曹以播華問平反得中法紀繇
振中遭讒妒州縣踟躕和風載路甘雨隨車致用

無方迎刃皆虛 帝嘉厥聲西曹再入鴻漸方升
鸞書兩錫才諳則適身名自全懸車勇退曾不待
年林泉消散典籍吟哦廿年自樂八袞行過公於
取精其數已多素交風微古道疇冀暮合朝離滔
滔者是振振公子亦粵厥壻金石非堅漆膠斯僵
余豈堪之寔公之誨我銘公行勒之貞珉聲殫天
地誰云不伸遣使奠竿聊旌我誠公其鑒之不亡
者魂

祭沈霓川座師

先生其遽棄小子而歿也哉先生于小子始以文字相提拂而周旋惠好逾越恒品迨今廿年所益先生之望予與予之報稱先生者未一酬也乃遽棄小子而歿也哉予謂先生有不當歿者二不可歿者一先生深中隱厚非可盡識而度宇海廓仁風春盎凡見容接者如羣飲于河各盈其腹乃茫昧者擊其蒙孤貧者振其乏尤仁者事也仁者必壽故先生不當歿先生廣顙豐頤顏如渥丹於法當顯貴而悠長雖登仕版如千石之斛未實其半

舍壽考何以當之故先生不當歿先生一子宮詞
林有孫蘄蘄露頭角乃立者早逝幼者未立三世
之事皆待一身先生又未可以歿以先生之不當
歿與不可歿而乃竟以歿也嗚呼痛哉小子自入
陶埏曲被恩誨非國典不爲辭端非道要不着心
本情契深至嵩華爲輕顧耳不聞曳杖之語目不
見如斧之封身寄燕趙神馳吳越心淒目眩恨其
可言所可慰者有弟能經紀先生之喪有孫能世
先生之業先生雖歿其存者長也齋心竭虔絮酒

八
告哀魂氣何之音容如覩憶昨錢恭人若茂仁踵
逝嘗再以蘋藻奠先生報曰此何等禮也歲兩承
之豈知遽及先生也哉嗚呼此言悲矣先生尚聞
之否耶

祭楊封翁

惟公之生裋躬淑懿表閭啓後爲同籍所仰惟公
之歿遭罹禍變冤憤酷烈爲同籍所悲雖人百其
身曷其能贖獨念某等叨塵仕版寔借次公離合
不同垂及七載行業更相砥礪道義以爲切磋

接光塵幸承歡會遇合既深於恒品痛憤寔倍於
衆情岷蜀坐新燕雲樹老生芻絮酒寄奠因風寫
萬里之哀悰冀斯文之可託

祭朱少司寇

少司寇鑑塘朱公薨於邸舍友第某被放河干未
能躬視斂舍以稍自效也乃遣兒某持炙鷄絮酒
奠之而系之以辭曰余始識公歲庚午時盍簪談
秣我倡爾隨誰云傾蓋有踰故知丁丑夏初金陵
再晤適國柄臣棄喪不顧城社潛依機牙夙布公

爲御史執法臺端謂此不言焉用豸冠天聽蓋高
未徹九關獻忠無何乃以賈彙削籍編氓還之故
郡如天道何害氣有盡風冥雨晦魑魅縱橫一旦
屏跡天熒日晶公復其官接武而升開府南都服
肱是寄弭盜安民潛銷異類人祝家尸千里頌義
帝曰賢哉晉貳秋卿節高彌厲豈曰宦成因災
陳戒異法之平亡也溘焉朝野震驚維公英風矯
矯天路奮志無前誓埽狐兔鄙夫見之泚頰卻步
維公篤行踏地而馳何履之素羸馬敝衣冰無絹

殮譚有穀施嗚呼哀哉公昔忤時虐箠熏天何賢
不及而公猶安迨公賜環彈冠生氣有蘊未宣而
公乃逝維身進退與道廢興知公安之曰有命存
憶公斥還所識掉臂惟余送公執手以慰酌酒賦
詩傍觀與喟頃余被罪公益勤倦夙宵問訊席不
皇安別甫三日聞公蓋棺嗚呼哀哉人之云亡行
道沾臆矧余淺薄渥承誨益忍痛摘詞百不及一
尚有編摹以俟異日

祭陶母太孺人

鳴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古今企美唯以養耳孰
不生男其成寧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孺人
亦既樂只憶昨髫年義方何美言斯不佻動必以
軌能愛能勞準圖準史巖邑鸞停版曹鴻起直上
橫飛莫測其止譬之巨木困常在始及其條達于
霄可擬吁嗟孺人患莫能埃何以慰之封章疊疊
其冠載戢其衣有斐賁及千秋彤管有煒某等仕
籍同登忝附令子誼切情傷寄茲酒斝靈其洋洋
格於蒿里

館閣會祭許文穆公

惟公質淳養厚識遠器閎學富經綸而言不出於
口材高羣品而禮彌見其恭故其詞館蜚聲不可
謂非際遇綸扉簡任不可謂非顯融而人猶咨嗟
歎息於公之逝者豈非以琳琅金薤之文徒流傳
於海內而舟楫霖雨之用未竟試於寰中也耶顧
公之和也如甘雨惠風霑漑萬物而人不知其澤
公之介也如泰山喬嶽屹無動搖而已不居其功
迨夫末年系心國本侃侃乎以去就爭也其英鬼

靈氣不同物朽又庶幾與箕山而並峙隨潁水而
長東某等參陪禁路接跡銅龍咸望塵而請益奉
教語之從容曾爲別之幾何倏一疾而告終擬執
紼而未能望天都之幾重嘆百身其何贖徒有淚
而沾胸

同門會祭座師許文穆公

維公貞元間氣萃于一身正而不亢直而能溫孝
友之行足以儀於寰海忠清之志可以質於鬼神
譬之清鑄大敦隱然繫廟堂之重而浮囂躁戾者

望其氣色莫不爲之卻步而逡巡當夫先帝厭
代權臣秉成强者排闥而賈譽弱者毀轍而迴輪
壟登徑捷滔滔然如倒瀾之不可返矣公獨砥柱
乎其中而思身挽於江海之瀆故其委蛇詞苑進
未嘗色取乎慷慨激烈之氣而退未嘗利方於養
交持祿之羣迨夫參貳綸扉持論諤諤所爲潛移
默運者不可縷數而國本未定至決以去就爭也
蓋惟冀上心之感悟而不知寵利之可徇此其
嶽峙淵停蓋凝然古大臣之風度而出處光明始

終完美如 天語之所褒者誠足以負天下之望
而服海內之心某等門墻渺末挹清飲醇無不人
滿其量以去而終不測公之齋淪昨歲緘詞壽公
稀齡報書甫還凶問在門相顧愕眙涕泣霑巾爲
位以哭分曹浹旬練江縈紆黃山嶙峋其形可闕
不泯者蒐殽核旣旅牲帛載陳文以告哀公聞不
聞

祭馮太公

瞻彼雲門惟岳降神匯茲丹河惟川濬靈德門慶

族毓秀甄淳通方奉義漸階賓廷挺彼夏箭鬱爲
周楨東海蜚英南宮振藻作宰分符郎潛起草動
必有聲如鐘在考臬揆藩最令肅化流敷歷孔躋
公材特優燕圻洛邑秦封晉州民胥鼓舞士亦吟
謳犬臥靡驚雀神且下何武留思寇公願借宦與
學成道隨時駕超然止足歸不待年遺榮爵服抗
跡丘園翰飛不盡車輪蚤懸旣邁前徽克開後胤
有子雄飛名聲藉甚學乃帝師材堪國柄嚮用方
殷聞公邁病連疏請急 天子曰俞何以慰之增

秩賜衣有擘其門煌煌壘書千里遄歸視藥猶及
式躬式親飯舍斂襲孝感則然子道疇匹罷市輟
相閭里紛紜矧予渺末霑丐餘芬載酒于觴崇蘭
以熏緘詞寓哀公聞不聞

祭史惺堂先生

維士有名未易以命其政維風其本惇行世降道
衰士失操柄遊談無根猥鄙不競惟公崛起以迨
究竟言必摹經動必準聖尺步繩趨周精程正明
志在澹致遠以靜擺落俗氛方之陷窳筮仕巖邑

再典名郡疏水自甘脂膏匪潤我以爲安人以爲
病聞人一善翼翼增敬去其蠹螟惟恐不勝扶義
摧邪玉貞松勁匪直性然良以示訓風俗大清綱
條以振治行旣優學志彌遜理與經疑師鑄友訂
謹守前規不歧他徑歸修於家積有餘慶祖悅孫
賢子戴父令閭里風行是亦爲改某等弱冠及門
志意芬騁指我康莊德音聳聽聖范日臨趣嚮乃
定成我之功匪夷可並一別卅年罔效尺寸仰德
長勤聞風斯詠猶冀樞衣遽聞歸櫬音徽如在人

琴頓盡執紼靡從埋玉知近布奠臨風淚血霑送

祭金面山隱君

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卓然古賢良方正之風業畧
見于贈文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愛與
人交有信處親戚間里恩而有禮殆無一不可誦
而法也則又揭而書之宿草之墳嗚呼公其乘化
而仙遊矣而肺腑之戚若綰帶之交公所羽翼而
卵覆之者靡不傷報稱之無所而共爲繫歎於白
巖之樹與練水之雲嗚呼予也放歸而兩地相望

且千里而遙也不能及歲月持炙鷄絮酒以奠已
而嚮風流涕則若隨七十二峯之靈若升若降若
近若遠而與公者相嘆息而氤氳嗟淒風兮盈懷
望素旒兮愴神奠椒漿兮有盡杳泉路兮無垠

祭楊母郭氏暨配梁氏

閨帷所恃粵子若夫天遂同期疇能有無其間歸
然旣賢且貴展如之人寔世間氣萱樹在背蘭芬
在旁母慈婦順接跗聯芳儉謝鉛華動閑環佩人
曰宰公其樂鮮儷丹書來徵北行趁起云胡溘焉

相繼以俎咫尺步門閭轉慶爲弔板輿輟馭善銅罷
照哀聞行路悲感門徒發光竟揜鸞影長孤曰世
大常死生代謝言返其真如旅稅駕矧惟宰公孝
齊閔參下迨房帷和如瑟琴孟母之賢其傳則子
袁隗高名厥有馬女靈雖奄逝其存者長風微籍
甚今古同光以此唁公并陳奠饋靈其鑒茲顧望
歔歔

祭鄒母羅氏

吁嗟夫人柔嘉賦德倪彼天球溫潤以栗夙閑姆

教範我書詩俛彼苑林有楚其儀子與孟博厥有
令母展如夫人言纘其組爰產大儒爲世撐拄權
臣柄政虐燄熏天嬰之者碎灸之則燔令子取義
創裹血濺母心賢之詎曰不然皇路清夷哲人登
用銓部委蛇天垣鳴鳳敷歷清華朝端倚重母無
色喜食貧與共時事稍移賢路斯塞一麾匪辜三
已何亟祿入久虛菽水屢絕母實安之無我心惻
嗚呼有子而貴人之所榮不有其貴何窮何通有
子而貧人之所戚不有其貧何得何失婺光曉沈

萱庭夕空杯圈猶在鄰人罷春蕭蕭蕙帳慘慘悲
風某友賢子異姓昆弟風木均哀非無從涕緘詞
致奠薦以漿椒寸誠可達來格非遙

祭王閣學夫人

嗚呼維靈門如姜子行比璵璠至性不飾夙德能
惇儀刑衆庶超靄諸姻來嬪師門寔天作比如珪
儷璋以蘅和芷師勞於外靈佐於裡爰佐我師叶
贊雍熙邦禮典治成均作師徽猶丕著義問載馳
洊歷黃扉作 帝元輔口出絲綸手調風雨內顧

靡虞則靈之以功成身退蜚遯安貞播薤搴莽蘭
紉椒芬靡沮與悔翳靈之明孝以承歡慈而能教
板輿行和良冶速肖閨門雍睦靈則有造鸞書睇
燁高門有伉魚軒翟茀楚楚翔翔旣庶且碩亦裕
而康貴乃能謙豐而不侈涕唾繁華糠粃純綺深
入白法彌精玄理長歸真路遽委塵蹤玉顏如在
石鳥虛封霜前碎菊原上高松某等門墻末學瞻
仰在昔聞計自東相向悽惻何以告哀酒清牲瘞

祭陸仲鶴中丞

惟天生材成之甚難歷歲滋久始練而完公材開
敏不假雕鑄如刃發硎水斷陸剗公進則否人巧
我拙積薪匪病括囊斯悅奮跡州郡迴翔藩臬西
粵南雲靡遠不涉泊乎晚節稍晉中丞惠心鬯物
譽問日升挈彼洪都春臺以登載其清淨今古同
稱憶昔同心數人屈指衆方雲散公獨霞舉輿論
屬之翼操大七盡究厥施以振頽靡鵬搏翮鍛帆
張楫弛公節矯矯深斥詭隨如觚有稜如地畫錐
山石可泐介特不移貌乃含藏寄乎休覲畛域莫

窺苑枯靡競納垢隱瑕江海比盛以此卜公大受
攸宜謂可和齊異議紛披謂可平治世路嶮巖方
望持衡倏焉就木閱齡幾何踰耆有六非曰無年
配德不足海內賢哲含涕嗟咨矧於我輩自昔相
知白門閩嶠纏綿有時痛公懷歸累疏以上有志
莫從中路凋喪巷聚以哭鄰舂罷相有生皆幻無
陰不空此身何處彼岸成功知公無繫生死玄同
天地非長形骸詎促布奠銜悲未能免俗公靈洋
洋鑒此裏曲

祭御史大夫方麓王公

翁之先人以文致身常平世業蔚平有聞至於我
公益大其門邁跡亨衢何履之素衣敝馬羸一如
寒窶約已奉公擇地而步翁貌恂恂厥操何堅始
忤分宜臬憲乃遷疾風勁草問譽孤鶩載及江陵
投分惟舊崛起鴻臚謂於我厚聞喪不奔翁眈若
垢蚤歲自異匪人之難迨乎柄用脫屣一官譬諸
金石矢志不刊晚晉廷平若少司寇總憲中臺位
望日懋一節始終自反何疾歸來燕間庭無雜賓

良書自擁蕭然角巾鄉人覲之忘其貴人何以能
然根柢經學六秭浩穰深鈎隱索斧藻前修津梁
後覺闡明與眇扶剔垢瑕作爲義疏其書滿家周
精程正異代同誇某於令子稍同氣類辱知於翁
年輩絕異托交紀羣寔古之誼爰推心腹嗣締姻
親命子卜居以相比鄰潘揚方睦王貢彌敦翁約
來過期以明歲載往載還契濶差慰書尺猶新晤
言日冀胡奪之亟候焉蓋棺死而不朽於翁則安
喪我表儀能不永歎捧訃悼驚遐修薄奠摛詞告

哀涕淚如霰冥冥有靈庶幾來監

祭王涉縣

公之磊落心胸足以破俗春容文學足以發身生華肅而敦素風馳康莊而遵矩步稊成行備奮跡明時春誦夏弦士欣師範雉馴麥秀人仰神君方大騁於修塗乃遽反乎初服姜魚陸橘極色養於庭闈玉友金昆播和風於里閭豈斯具美而不永年南北參辰未接游從之末往還竿牘獲聞議論之餘晚扳附於松蘿倍沾丐乎膏馥晤言差後痛

一往以何之方丈食前想百分之意氣知英魂之
不寐冀薄禮之能招

祭沈孺人

嗚呼昔之論婦人女子者唯酒漿刺紉之議而歸
於無非與無儀惟遭不幸然後有可見之行書於
彤管勒於名山爲仁人志士之所弔而悲苟其幸
而無事非托於夫若子之賢且哲也雖行若瓊玖
其生也舜華而其歿也露晞憶昔吾兄嘗從願貞
先生以遊故余得竊聞其風誼眞古之所稱孝廉

者也而知其道之必行於妻晚交伯子孝友之聲
水蘖之操所爲信於鄉人而施於有政者何莫而
不本於庭闈此二者業可以方顧婦之閨秀並滂
母於儒帷矣況乎之死靡他之節霜寒雪皎又足
令二心於所天者凜然竄沮而神摧頊者年屆古
稀邦人上壽會旌書封誥儼然其並至也亦庶幾
乎福美之俱胡爲乎方期眉壽之介而遽聞凶問
之罹也邪嗚呼天地者羣生之寄終始者萬物之
歸斯亦無足爲歎歎者也而惟百年之後長江之

涓學士大夫過其墓宮者必指而識曰沈氏之節
母於斯此其名蹟之不朽有雖死而不亡者也而
何嘆於空山之沈寥與宿草之凄其

祭朱納言虞封

自世道之交喪胡議論之蒙蒙詎耳目之有虧何
自爽其明聽心在射而有他乃勞思乎穀中公奮
臂而獨往知惟義之是從當波流方頽而挺然自
立於物表卽膏脂易潤而皦然不以之自封故歷
巖邑而拊民贊銓曹而課功殆與胡威方其介潔

而裴楷埒其清通出西江而敷教標模範於士風
迨銀臺之編纂引古誼而比蹤期一時之建豎還
千載之醇醲何燄燄其日新遂淒淒而奄終嗚呼
造物多端匪智所窮胡彼易妍而此難工譬如杞
梓植厚干穹根蒂方深斧斤忽逢吾儕謫劣臭味
畧同偉標寒而韻遠恨棟梁之莫充縱百身其何
贖委萬事於長空豈時命之不與抑吾道之將窮
徒覆酒以成池如有痛其填胸

祭潘符卿

嗚呼人莫不有死兄未可以死也養未終于家用未究於朝而胡寧忽忽至此也初兄遊恭簡公之門以學自命蓋世徒得兄之名迨相從二十年攷其行事如符左券也而人乃信兄之誠甫爲御史上書見斥若虞翻之遠謫而兄怡然其不驚久次符臺權姦阨抑若楊雄之不調而兄坦然其自寧嗚呼士居無事夸詡寵利憑跋齊民傲睨儕輩及乎臨事茫無寸計阿時從權無風自靡詭爲龍蛇不愧狗彘疇挺然其不改信風雨之如晦兄之勸

書耆古寒暑不遷蓋無劬於夙宵况之浩氣沈謀
六尺可托曾無忘於久要兄之好賢樂善心口嘆
喟恨不卽升之雲霄兄之憤世疾邪義形於色恨
不卽肆之市朝此在明時當爲社稷之衛而於吾
黨可托死生之交者耶某等共學道於師門辱從
兄以先後或兄疑而我訂或我晤而兄授如於水
而投石若墮倡而麈奏幸接武以升朝比貢王之
結綬中南北以分攜悵晤言之難又俄秉節以馳
驅因盍簪於館候輟使輶以隻逢歷瞭月之三穀

斯講德以窮年詎有懷而莫就憶朝章與獻實兄
獨憤其焚囂采遺風於千里覈異議於一朝及晚
節而好易講傳注之昏昭釋眾言之牴牾扶聖學
於傾搖奚常編之未竣遽乘化而逍遙嗟稟命之
弗融年未登於上壽乃所立之偉然亦奚分於頃
久覩丹旒之翩躚低白雲於隴首淚滂沱而莫收
寄悲心於樽酒尚撰德而摛詞以圖兄之不朽

祭汪孺人

粵維德門將大而榮必有壽母贊成家聲於惟令

儀蘊惠稟靈誼應陰教言爲婦程羽翼夫子淑茂
芳馨宜諧伉儷旣休且寧鞠凶何意中道零丁孤
貞秉操壁潤冰清英英嗣子科名蚤捷染翰中朝
鳴珂左掖文陣長驅賢聲蜚越古之孟陶翼聖佐
國繇二母賢卜鄰截髮知母聲稱千古一轍綵衣
猶存杯圈空澤一夕長歸蘭摧玉折潘輿誰馭仲
養斯絕薊門啓殯新安歸陌哭動塗人魂返舊宅
矧予懿親心驚涕雪酒清欲御殺乾可歆摛詞告
哀靡幽弗徹

祭尹都督暨配趙夫人

昨歲戊戌余方被放抵留之疆翁來存之爲相扼腕曉譬萬方幾欲報謁有物錮留我懷徬徨曾幾何時倏曰翁者其遊仙鄉驚悼未寧載傳母氏溘爾並亡行路悽惻在於肺腑能無盡傷維翁與母合德齊志福澤難量迨其饗年同躋上壽七十而強生則同牢歿亦接踵翩翩共翔維翁壯歲勲名鵠起嶷嶷光光文經武緯如彼宮鐘有聲載揚綸音三錫國史累書旣美且章卒斂雄心皈依梵學

有若蘄王自非卓識愛河苦海獲此津梁子孫盈
前一經相授矧德則良其觀也稀黃髮雙垂彩衣
趨踰胡椿若諼春焉方茂秋萎嚴霜嗟人生世譬
於朝露誰能久長如翁伉儷齒德兼之嘉問蘅芳
身雖淪逝月歿留暉蘭死存香時經冬序大隧開
塗營魄永藏丹旌遄發送車千乘觀者堵墻我病
縻茲紉謳末由有淚盈眶靈其有知聽我楚些歆
此椒漿

祭鴻臚張公

惟公爲人內行修飭屋漏不欺不剛不柔氣度冲融喜怒莫窺歷官十五無赫赫名去則懷思古謂君子熏然慈仁非公而誰及其所守賁育之勇雷霆不移位列九卿敝衣糲食甘之若飴抱默以老不伐不矜常畏人知詩稱羔羊其風旣遠清節日衰或稍自潔建鼓求亡號於四達以觀於公何異山嶽視此黍紮天若不僭功名壽考惟公具宜云胡不淑而止於此聞者涕洟我以罪廢知識擯棄意亦自疑公獨願交時枉車騎有懷必咨今其逝

矣牙弦猶在誰爲鍾期公之堂堂豈其云亡往來
在茲銜悲以奠望公凜然舉我一卮

祭黃侍中翁夫人暨二女

維萬曆三十一年歲次癸卯六月二十六日後學
某等敢昭告於故侍中黃公元配翁夫人暨二女
之靈嗟呼君臣夫婦人之大倫臣能盡節於君與
婦能盡節於夫已足以無愧彝倫爭光日月矣况
夫闔門厲誠不約而赴九死視以如歸千古隻而
無對者哉惟公鼓棹陽河旣能信夫人之不辱夫

人委身淮水又能偕二女以必從以至滅獲數人
同心就義是公忠能報國教足刑家千載如生一
往何憾獨夫人埋玉於斯踰二百載封樹未備廟
貌弗虔行路之心鬱焉未鬯某等醮貲庀工載修
闕典庶幾英魂妥而忠節吐氣大義明而姦邪喪
膽其於彰往勸來不爲無助嗟乎人之能國也惟
君子世之不朽者惟忠孝儻明靈之猶在冥薄奠
之能招

祭金子公

嗚呼哀哉我生多難老而少藉平生暱友強半凋
謝逝如驚風存亦飄瓦惟翁兄弟連璧見稱不慙
遺一神理曷徵鄉亡維楫人喪準繩我初與翁相
晤京師熏然慈仁君子之姿及其勇也見義必爲
我集鳳池翁參龍驤接袂聯鑣佩玉以鏘論心講
德其樂洋洋迨余南歸翁亦解組徘徊金陵以相
勞苦曰道則存餘乃苴土風俗之衰醜正怡羨羣
犬吠怪信信如麻清餓和黜自昔然耶余曰不然
咎實在我於心無他世好則左翁言已厚未知其

可客歲杪冬始過翁居喜極欲涕相迎路隅兩日
而別執手躊躇余訝翁色稍異於昨翁曰予病外
乾中涸勸以加餐輔之醫藥豈期逾年翁則已矣
日月幾何遂有生死我老寡徒詎復堪此相彼造
物朝必有曛人於茫茫凡幾合分如露如電理無
久存何以寄誠生芻一束布奠摛詞寫此衷曲臨
風淒然有淚盈掬嗚呼哀哉

祭顏京兆

維公溫恭雅飭恬澹冲融心日游乎物始道不滯

於環中繇天分之獨厚與性會而兼通故樂廣約
言而能以理服衆徐傅善論而不以博爲功隱多
於仕皆累迫而後應靜以致遠宜時出而靡窮顧
豐鎬甫資於坐鎮而民物未盡於陶鎔迨京兆之
簡授慰中外之仰崇聳一方之踊企沛入縣之仁
風胡霍霍以先逝遂淒淒而奄終愴林臯之變白
痛履綦而無從嗚呼傷哉位斲伸而道鬱神尚完
而形沮方晤言之幾何遽一息而千古布酒醴而
致詞愧哀情之莫吐想丰采於平生空涕淚之如

雨

祭施華峯

憶予南歸君偕我遊自惟疎戇有言莫酬子惠聞
之如水東流攜琴命酒數載長留卜鄰歲晚劉柳
同儔惟君爲人襟懷坦易事貴從心言無飾僞磊
落心胸不可一世讒夫嫉善宵人竊位君怒眦之
不啻狗彘忠臣死義節婦殉夫雖在異世竭蹶以
趨築廟請祠不計有亡流俗異情乃罹衆忌白璧
何辜青蠅爲累君曰何傷濯之而已謗談甫息君

心以怡謂宜壽考以共歲時胡命之促與世長辭
嗚呼愛爲悲始存乃亡胎憶昨中夏顧予徘徊共
理竹木前次淹隈豈云今古從此以乖言念知舊
撫棺以哭何以侑之生芻一束奠章寫心有淚盈
掬君其有知鑒此衷曲